

车至距甘谷县城五华里处的大象山，我看见了峭壁上大洞窟内的石胎泥塑大佛。

哦，这就是丝绸之路北大路上深居已久，还不为世人熟知的甘谷大象山大佛了。

大佛石窟开凿年代，无从稽考。据北周庾信《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》记载和1980年甘谷大象山无量殿出土的掌大石雕佛像考证，甘谷塑佛造像已远溯北魏了。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(公元983年)东史所撰《太平寰宇记》中记载：“悬崖上有大象一躯，身長九尺，自山顶至山下一千二百三十丈，有阁道可登”。算是关于大象山石窟惟一的文字记载了。据省博物馆石窟艺术专家详细观测认定，大佛系盛唐文物。由此可见，甘谷大象山大佛始凿于北魏，一直到盛唐才更趋完美，先后共经历了四个朝代三百多年。如今，它端坐在大象山的洞窟中，阅历世间风云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。

甘谷大佛为释迦牟尼佛。大象山自从以大佛闻名更名后，世人一直沿称大像山。佛教协会会员赵朴初在深入研究了佛的出生、历史、典故后，根据释迦牟尼“乘象入胎”的传说，认为起名大象山更为确切。虽仅有一字之差，且同音，但意义深远。从此大像山就正式命名为大象山了。

我站得太远，不能领略大佛的细微。于是，我沿着石台阶，穿过亭台楼阁，绕过一片片松桧丁香，来到大佛身下，直面仰视。

身高1.65米的我，与23.3米的大佛相比，自然是小而又小了。不过，我却没有丝毫的自惭形“小”。人的心理，有时也怪有趣，我是从不敢与山比高低的，无论是我们西北的巍峨峻岭，还是南国的秀媚小山，我都自认为我像一粒沙

# 大象山 大佛

□马天彩



石，不足道也。可面对这坐着已高我14倍的大佛，我却依然觉得他不够高，不够大，不够理想，这真真是荒谬之极了。

大佛脸型丰硕，双耳垂肩，和颜善目，仪容庄重，螺发肉髻，体魄雄伟，斜披袈裟，唇旁短须呈蝌蚪状，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，不知是因为光线的缘故，还是泥质的差异，我总觉得大佛的两个眼珠颜色不一样，左眼深些，右眼浅些，这便使大佛有了种挺古怪的神情，似乎是揶揄在他脚下爬上爬下，嬉笑逗乐的凡夫俗子，又像是在自我解嘲——正襟危坐了千年，奈何不得一点尘世风云……

幻想多了，难免失望呢。不过想想古人能修造这样高大的佛像，那工程的浩大，人心的虔诚，也足以令人惊叹了。

一个俊秀的女子，在大佛脚下，合掌闭眼，盘膝而坐，让她

的朋友给她照像。我望着她那年轻俏丽的面容，煞有介事的神态，忍俊不禁。她也随之哈哈大笑，从岩石上跳下来，扑到朋友胸前去了，全然不顾忌佛家的清规戒律，将一片儿女愁情，尽然抛洒。大佛颜色不一的眼珠，看见了么？大佛与草木有情的心，该是怎样感慨呢？

我也动心了，主动和大佛留了影。诚然，大佛老了，但他还会百年、千年地坐下去，吸引无数后人，千里万里地奔来，瞻仰他的神采；而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我，还能走多远的路呢？真的，到了佛的脚下，便也无形中受了佛的点化似的，思索起风雨的人生来了。人的存在，于岁月的长路中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然而转念又想，人能推动社会前进，人能改造大自然，人能劈山，人能引水，人，还能造佛……我又释然了，可见人，更是万古不朽的了。

我转过身。举目眺望，楼房栋栋，良田片片，起伏的柏油路……一队挑担的汉子，正弯着腰，艰难地向高处攀登，那无休无止的身影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，我突然悟到，我是属于那队伍里的人！登攀前进，无涯无际，未成而可成的事业。将实而仍虚的愿望，忙碌、烦恼、奋争、喜悦……一切感受，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我又为大佛遗憾了：人生的一切酸甜苦辣、百般滋味，大佛能领悟么？我望着大佛那雄伟的身躯，望着那双颜色不一的双目，望着那让人捉摸不透的矜持的神态，突然强烈地希望，他若能站起来，站起来大步行走，该多好呀！是的，我不甘寂寞。我不要大佛那端坐永恒的安宁，也绝不愿在岸边冷眼旁观人生，即使我的生命再缩短一半，我也要热热烈烈地活着，我也要拥抱生活，拥抱我这颗永远骚动不安的灵魂……

○编辑/白玉春